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社会语言学的边界和研究对象

“社会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英文原名 sociolinguistics 是由“社会学”(soci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复合而成的,犹如“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是由“心理学”(psych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复合而成。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 social linguistics 其基本涵义是从语言的社会属性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从社会的角度解释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二是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其基本涵义是:从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的事实,来解释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两者的研究方向不同,简而言之,前者从社会研究语言,后者从语言研究社会。例如,在中国大陆,餐饮、娱乐等营业场所顾客离开前与店主结账,以前称为“结账”,但是近年来产生一个新词“买单”,中青年使用率较高(详见第六章)。此词源自香港粤语“埋单”(也写作“仔单”)因为“买”和“埋”读音相同,“买单”在字面上也较容易理解,大陆遂将“埋单”写作“买单”。如果从社会来解释语言,可以这样解释:近 20 年改革开放以来,粤方言和粤语区的文化在全国取得优势地位,所以新词有从南向北扩散的倾向,而新词最容易为新一代所接受。类似的新词还有“的士、巴士、写字楼、收银台”等。如果站在“语言社会学”的角度,以语言来解释社会,那么可以倒过来,这样解释:“结账”一词有了来自香港的“埋单”这一新的变体,这反映出近 20 年来香港取代上海,成为全国时尚之都的社会现象。

社会语言学自有特点,而与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大不相同。

一、描写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虽然欧洲传统方言学的诞生是在描写语言学之前，但是它的记录和描写方言的理念与后出的描写语言学并无二致，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中国现代方言学尤其如此。

描写语言学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或可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 (structural linguistics)。其创始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 de Saussure, 1859—1913) 曾认为语言学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两大类。“内部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而“外部语言学”则把地理因素、社会因素等与语言结合起来研究，它企图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来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学属于内部语言学。

美国描写语言学大师布龙菲尔德也说：“我们并不寻求一个语言形式在言语社团的各种场景的用处。”^①他并不在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总之描写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本体，即语言自身的结构。

索绪尔又有“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之分，前者是指语言系统，是抽象的，后者是指个人的说话，是具体的。描写语言学优先考虑的是语言而不是言语。

社会语言学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语言，而是兼顾言语，提倡联系语言本体之外的社会因素研究语言，研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语言是如何运用的。拉波夫 (William Labov, 1927—) 认为社会语言学是“一种现实社会的语言学” (socially realistic linguistics)^②。“如果研究资料取自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语言学一定会更快地沿着科学的轨道发展”^③。拉波夫不仅以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作为研究资料，而且透过使用者的社会背景：社团、阶层、地位、性别、年龄、人种、方言、地域风格等，来研究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变体和特点。社会语言学的宗旨是在语言集团的社会环境中，在共时的平面上研究语言运用的规则和演变，试图建立能够解释这些规则和演变的语言学理论，拉波夫就曾以这

^① Bloomfield, L. *Literate and Illiterate Speech*, *American Speech*,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432-439. 1927.

^② Labov, W.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拉波夫《拉波夫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

种方式来研究纽约百货公司中 r 音的社会分层、黑人英语的语法特点等。

从索绪尔的观点来看，社会语言学即是外部语言学。

总之，结构语言学属于内部语言学，优先研究语言及其系统。社会语言学是外部语言学，优先研究言语而不是语言。

二、社会语言学与唯理语法、生成语法

唯理语法是 17 世纪波尔-罗瓦雅尔 (Port-Royal) 等三位法国学者创立的，其代表作是他们合著的《普世唯理语法》。他们认为语法和逻辑有一致关系，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个统一的思维逻辑模式作为基础。既然逻辑是全人类一致的，语法也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普遍的。这种理论是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 (R. Descartes) 的哲学思想为依据的，所以又称笛卡儿语言学，今又称唯理语言学。在 17 世纪至 19 世纪曾盛行一时。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乔姆斯基创立的生成语法 (generative grammar) 中得到引申和发挥。乔姆斯基认为唯理语言学的语法理论是“深层结构”说的先驱。

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的若干方面》(1957 年)一书中曾说：“语言学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完全统一的语言社团内理想的说话者和听话者，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语言，在实际言语行为中运用语言知识时，并不受与语法无关的条件影响 如记忆力的限制、注意力分散、注意力及其兴趣的转移 以及种种错误 偶然的或固有的 这样一些在语法上毫不相干的条件的影响。”他非常重视语言的共性和普遍性。

生成语法强调的是天生的语言能力 (competence) 社会语言学强调的是交际能力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交际能力是后天获得的，不是先天具备的。

生成语法并不通过实地调查来收集语料，其语料可以是研究者自省的，只要符合语法规则，哪怕是实际语言中不可能存在的句子也可以。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先假设，后验证。

转换生成语法的旨趣是研究拟想的人 (an idealized man) 怎样用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着重点是语言能力；社会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社会的人 (a social man) 跟别人交际的时候怎样使用语言，着重点是语言运用 (performance)。

美国的拉波夫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倡导的社会语言学，对于当时追求纯形式研究的语言学是一个重大的革新。它的宗旨是在语言集团的社会环境中，在共时的平面上研究语言运用的规则和演变，试图建立能够解释这些规则和演变的语言学理论，例如研究纽约百货公司中 r 音的社会分层、黑人英语的语法特点等。

三、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1. 汉语方言学的性质和特点

汉语方言学史可以分为传统方言学和现代方言学两大阶段。从汉代扬雄《方言》到清末民初章太炎《新方言》，中国传统方言学的研究目的在于以今证古，即以今方言证释古文献，或以古证今，即以古文献中的材料解释今方言。传统方言学属于语文学（philology）的范围。古代的民族学著作如地方志，虽然也记录一些口语词汇等，但其研究框架仍是语文学。

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来研究汉语方言，肇始于 19 世纪中期以后纷至沓来的西洋传教士，他们用西方语言学的学理和概念来记录和分析汉语方言的语音，记录和整理方言口语词汇，研究方言句法，还进行方言比较和分类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与中国传统方言学并没有传承关系，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目标与传统方言学也大异其趣。

西洋传教士的研究工作和中国学者的描写方言学，虽然在时间的先后上有相衔接的关系，但是后者并没有直接继承前者研究成果的明显迹象，中国学者是另起炉灶重新研究各地方言的。早期现代学者如林语堂、罗常培等人也曾注意到西洋传教士的成绩，并且撰有专文介绍。不过也许他们认为传教士只是准方言学家而已，至多只是将传教士的记录作为一种参照系罢了。

中国的现代方言学发端于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 年）。中国现代方言学是在西方描写方言学的直接影响下诞生、发展的。赵元任对各地吴语语音的描写所达到的精微程度，比之同时代的国外描写语言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从西方的描写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描写方言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描写语言学。调查字音的表格是从方块汉字在中古切韵音系的地位出发制定的，分析和归纳音类也都离不开中古音系的名目。从设计调查表格，到归纳声韵调系统、整理调查报告，从方言之间的互相比较，到构拟方言的较古阶段，都要借助传统音韵学知识，都离

不开中古的切韵系统。方言研究的全过程几乎都跟历史语言学牵连。中国的描写方言学实际上是西方描写语言学和汉语历史音韵学相结合的产物。

汉语方言学是在欧洲兴起的现代方言学的一个支派或一部分。如果要问它有什么特点？那么可以说它的特点是将西方输入的现代方言学与中国传统音韵学相结合。

2. 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异同

虽然现代方言学的诞生比社会语言学要早得多，但是它与后出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却是相同的。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相同之处有两方面。

第一，欧洲传统方言学的初衷是试图从语言地理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演变历史，从而检验新语法学派“语音演变没有例外”的论点。方言学对历史语言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传统方言学的初衷是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故与社会语言学的目标之一是一致的。

社会语言学的目标之一也是研究语言演变，研究语言有哪些变体？如何演变？有什么规律？不过它不是从地理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及其原因。就此而言，社会语言学 and 传统方言学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语言是抽象的，方言是具体的，实际使用的语言即是方言。所以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社会语言学的三位先锋：拉波夫、特鲁杰（Peter Trudgill, 1943—）和海姆斯（Dell Hymes, 1927—）其中有两位实际上是在研究方言的基础上创建社会语言学的。拉波夫主要研究的是纽约的城市方言，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以纽约黑人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特鲁杰研究的是英国诺里奇方言。海姆斯的背景是人类学，而人类语言学也是以实际使用的语言或方言为研究对象的。

虽然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在理念、旨趣和调查方法等方面也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描写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同质有序（ordered homogeneity）的，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异质有序（ordered heterogeneity）的。“同质有序”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系统在内部是一致的，在同一个语言社区里，所有的人群在所有的场合，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或方言的标准是统一的，而其结构和演变是有规律的。“异质有序”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系统在内部是不一致的，

会因人群、因场合而异，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标准，内部是有差异的，但其结构和演变仍然是有规律的。

第二，描写语言学的旨趣是描写共时的同质的语言。社会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共时的异质的语言，即研究语言的变异或变体（variant）并通过研究语言变异与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异体扩散的社会机制，从共时的语言变异中，去研究历时的语言演变规律。最终建立语言演变理论。拉波夫 1971 年以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语言演变，把该校的语言学系变成世界著名的“语言演变”研究中心。拉波夫近年来正在撰写三卷本的《语言变化原理》第一卷《内部因素》已于 1994 年出版，第二卷《社会因素》已于 2001 年出版。

第三，传统方言学全面调查一种方言的语音，以归纳音系为直接目的。社会语言学并不一定着重全面调查语音，归纳、研究语音系统，而是着重调查研究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场合的语言差异，即语言变项（variable）。

传统方言学从描写语言学的立场出发，调查一种方言的时候，要求尽可能全面记录这种方言，从而归纳这种方言的音位、声韵调系统等，目的是描绘这种方言系统的全貌。

社会语言学注重探索语言变异，从而研究语言的层化特征，建立层化模型，它并不以全面描写方言系统为己任。例如特鲁杰在英国诺里奇市（Norwich）调查 16 个语音变项。拉波夫在纽约调查 r 的变项。两人都没有全面调查两地的语音系统。

社会语言学认为分层的社会方言研究比地域方言更重要，注重探索层化特征的语言变项，认为方言学对方言的描写仅仅是社会语言学的起点而已。

第四，方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都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但是因为理念不同，所以具体做法也大相径庭。方言学的被调查人是经严格的程序人为选定的，并且是一地一人调查定标准。社会语言学家也从实地调查，其特点是多阶层和多人次的随机抽样调查。拉波夫在北美抽样调查达数千人之多。然后进行定量分析，用概率统计来说明语言规则。实际上是借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语言。

第五，方言学醉心于偏僻的乡下方言的调查，希望能找到古老的演变缓慢的语言现象，早期的欧洲方言学尤其如此。方言地理学则更重视农村地区方言点的调查材料，绘制同言线（isogloss）必须有这些资料作为基础。比

较而言，社会语言学一般致力于调查和研究大中城市或城镇的方言。因为城市里有更丰富的社会现象，有更纷繁的社会阶层，有更为多姿多彩的社会方言。

第六，方言学上的方言区是根据语言特征划分出来的单位，社会语言学上的言语社区 (speech community) 是根据语言层化特征、交往密度、自我认同划分出来的单位。言语社区的范围可大可小。在同一个言语社区允许存在双语或多语现象。

第七，方言学几乎不研究“语言计划”而“语言地位、语言标准、语言规划”等问题却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课题。

3. 社会语言学是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

广义的西方方言学史似应包括三个主要阶段，即欧洲的方言地理学、北美的描写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狭义的西方方言学只是指 19 世纪末期在欧洲兴起的方言学，以及后来以此为规范所进行的研究。

社会语言学大大地改变了方言学家的作用。方言学家不再仅仅是公布他们的材料，而是注意将他们的材料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并且从中探讨理论问题。社会语言学革新了方言学只研究地域方方的传统，将研究旨趣转向社会方言，例如城市方言的社会层次分层研究等。社会语言学应该成为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事实上已经有人将社会语言学纳入方言学的范围，例如 W. N. Francis 所著 *Dialect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gman, 1983) 的最后一章即是“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而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许多方面大不相同，所以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应该自有特色，不能照搬欧美社会语言学的某些范式。

社会语言学已经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它应该是方言学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传统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将使方言学在语言学园地里大放异彩。同时应该强调方言学的传统研究方向仍然需要继续，某些领域甚至需要进一步加强。新的汉语方言学的特点应该是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三结合。

方言学今后要朝社会语言学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意味着方言学的传统研究方向应该取消。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方言的地域差异比社会差异要严重得多，何况方言的地域差异研究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在方言地理学方面尤其如此。所以传统研究方向仍然需要坚持，某些领域甚至需要进一步加

强 例如方言语法研究、方言历史、方言地理等。

四、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关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或对象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社会语言学只是从社会因素研究语言，是单向的。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语言学可以指将语言学上的资料和分析结果，用于研究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学科，或者反过来，将取自社会的资料及其分析结果用于语言学”^①。因此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双向的。又由于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而社会因素又是极其纷繁复杂的，所以它的研究范围不容易界定。我们认为社会语言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社会语言学，也可以称为宏观社会语言学，它兼括“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语言与社会的研究是双向的。它具有跨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所谓“社会语言学”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语言社会学”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社会。从国内外社会语言学著作来看，其研究范围一般包括以下方面。

- 1) 语言变体：社会方言、地域方言；
- 2) 语言交际：言语社区、语码转换、会话分析、社会网络、语言态度、礼貌语言、语言互懂度研究；
- 3) 双语现象、双言现象、双方言现象、多语现象；
- 4) 语言接触：方言接触、语言接触、洋泾浜、混合语、混合方言、外来词；
- 5) 语言转移：语言忠诚、语言转用、移民与语言、语言竞争；
- 6) 言语民俗学：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的言语社区使用语言的差异；
- 7) 语言、文化和思想：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语言禁忌、不同语言在语义上的关联；
- 8) 语言与社会的种种关系；
- 9) 语言计划和语言教学；
- 10) 语言习得 (language acquisition)；
- 11) 其他。

以上 9、10 两项属于社会语言学的应用。

^① Hymes, D.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logical Approac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狭义的社会语言学则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研究目标是在言语社区中人们的说话方式及其意义和限制条件，即一个人在言语社区里以什么样的方式说话，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说话？它试图从社会角度来解释某些语言变项。科学有描写性学科和解释性学科之分，例如植物志是描写性学科，植物学则是解释性的学科。社会语言学是解释性的学科，不是描写性的学科。它与生成语言学不同，后者认为语言是人天生的能力，用有限的句型可以生成无限的句子。社会语言学与描写语言学也不同，后者研究语言本身结构，不试图用外部因素来解释语言本身的结构和变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则借自社会学，如多次的田野抽样调查、计量分析和概率统计等。狭义的社会语言学及其基本理念和研究方法是社会语言学的初衷，也是社会语言学的精髓之所在。狭义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至多只包括上述 10 项中的 1—6 项。

第二节 社会语言学的诞生 和经典研究成果

一、社会语言学的诞生

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的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法学派，罔顾语言实际使用情况，倡导语言的“同一性”(homogeneity)，置语言的内容的实际使用环境于不顾，极端追求语言的形式研究。生成语法学派的上述倾向，引起许多语言学家的反对。这给研究方向相反的社会语言学提供了学术生态环境。

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是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诞生的。几个带有标志意义的事件都发生在 1964 年。

第一 美国学者 D. Hymes 主编的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 Reader in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出版。此书收编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有关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的论文 69 篇。

第二 J. Gumperz 和 D. Hymes 合编的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chard and Winston) 出版。

第三 W. Labov 发表著名的论文 *Phonological Correlate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四, W. Bright 主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第一届社会语言学研讨会。1966 年出版了会议的论文集: Socio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UCLA Sociolinguistics Conference (1964. The Hague: Mouton.

第五 在美国暑期语言学讲习班上 与会专家一致赞同以“社会语言学”来命名这个新的学科。 Sociolinguistics 这个学科名称最早见于美国学者 H. Currie 所写的论文 A Projections of Sociolinguistics; the Relationship of Speech to Social Status(1952 年)。

Joshua Fishman 编辑的 Readings in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于 1968 年出版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Fishman 的背景是社会心理学, 他是“语言社会学”的倡导者。他早年与 Max Weinreich 交游, 受他影响很深。后者是犹太语语言学家, 是较早从事语言接触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系的著名教授, 也是拉波夫的老师。

早期的社会语言学有三个基本的研究方向, 可以分别以社会语言学的三位开拓者为代表。

二、城市方言学

城市方言学 (urban dialectology) 研究可以以拉波夫为代表。他于 1972 年出版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一书, 其中第二章是《纽约市百货公司 (r) 的社会分层》。他在三个价位不同的百货公司调查, 其中萨克斯的价位最高, 顾客也最为富有, 梅西斯价位其次, 顾客较为富有, 克拉恩斯价位最低, 顾客最为贫穷。在各楼层向各种被调查人问“女鞋部在哪里?” 预期的答案应该是“the fourth floor”从而调查 r 的社会分层。这个调查包括下列社会变项: 公司、楼层、性别、年龄、职务、种族、外国口音或地方口音、强调式或非强调式。语言变项是在四处出现的 r 音: fourth floor (非强调式) fourth floor (强调式) 共用 6 个半小时调查了 264 人。对调查所得结果进行计量分析, 制成各种图表。表 1.1“各公司 (r) 分层的总貌”是其中第一张表格。从这张表来看 萨克斯的顾客保留 r 的人数最多 梅西斯其次 克拉恩斯最少 与顾客的富裕程度成正比。对各个社会分层统计结果大致是: 保留 r 音的富人比穷人多, 白人比黑人多, 女人比男人多, 职位高的比低的多。

表 1.1 纽约“各公司(r)分层的总貌”

萨克斯	梅西斯	克拉恩斯
32	31	17
30	20	4
N=68	N=125	N=71

说明：网格部分 = 全部读出 r 的人数；空格部分 = 部分读出 r 的人数 没有读出 r 的人数未列入表内 N 为各百货公司被调查的人数。

三、小城镇社会方言研究

这一研究方向以特鲁杰的英国诺里奇方言研究最为典型。

特鲁杰曾在英国诺里奇市调查方言，诺里奇市的方言是他的母语。当代居民只有 160 000 人 他的调查对象有 60 个人 其中 50 个是随机从 4 个地区的选民登记名册上抽样的，另 10 个是学童。他结合 6 项社会因素，4 种不同的语体，研究 16 个语音变项在 60 个发音人中的分布情况。这 16 个变项包括 3 个辅音和 13 个元音。6 个社会变项是 本人职业、父辈职业、教育程度、收入、住房条件、居住地区。根据这六种社会变项，将被调查人分为五个社会经济阶层 (socioeconomic class)，从富裕到贫困依次是：下工阶层、中工阶层、上工阶层、中中阶层、下中阶层。四种不同语体从最正式到最随便依次是：词表、语段、正式谈话、随意说话。结果发现这 16 个变项的分布基本上与阶层相关。结论是较高阶层常用的语音变项比较接近社会公认的标准。例如后缀 -ing 的读音 其中的 ng 有两个变体：n 和 ng。在标准英语里应读作 ng，因此可以预期属于较高阶层的人更经常读 ng。在诺里奇的调查结果是：随意说话时，三类工人阶级读 ng 的只占约 20%，而两类中产阶级读 ng 的约占 80%。各阶层在各种语体中的得分见表 1.2。计分的方法是：一贯使用标准音 ng 的得到 000 分，一贯使用非标准的 n 的得到 100 分^①。从此表上的数据来看，越是正式的语体，读标准音的越多，越是富裕

^① Trudgill, Peter,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English in Norwi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的阶层读标准音的也越多。

表 1.2 诺里奇市不同阶层在不同语体中 (ng) 的得分

阶 层	念词表	读短文	正式说话	随意说话	人 数
中中阶层	000	000	003	028	6
下中阶级	000	010	015	042	8
上工阶级	005	015	074	087	16
中工阶级	023	044	088	095	22
下工阶级	029	066	098	100	8

四、言语民俗学

言语民俗学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或可称为言语交际民俗学 (the ethnology of communication)。海姆斯 (D. Hymes, 1927—) 在 1962 年发表《言语民俗学》一文 (The ethnology of speaking. In Gladwin, T. and W. Sturtevant, eds]. Anthropology and Human Behavior. Washington, D. C. :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1974 年又出版《社会学基础》一书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甘伯兹和海姆斯、鲍曼 (R. Bauman) 和谢尔泽 (J. Sherzer) 等人主要是在这两种著作的基础上, 从事言语民俗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研究。

海姆斯认为言语事件 (speech event) 或言语行为 (speech act) 是由以下要素构成的。

1) 环境和场景 (setting and scene) 环境指地点 场景指文化场合 如正式场合或非正式场合 ;

2) 参与者 (participants) 说话者和听话者 ;

3) 目标和效果 (ends) : 目标是事件前主观的预期, 效果是实际结果 ;

4) 行为连锁 (act sequence) 事件形式的次序 如先报告 后问答 ;

5) 语调和风格 (key) : 说话的语调和风格 ;

6) 手段 (instrumentalities) : 口语、书面语、方言、英语、汉语等 ;

7) 行为规范 (norm) : 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行为规范, 如不打岔 ;

8) 言语体裁 (genres) : 语言形式的类型、体裁, 如对话、独白 (包括

演讲)。

把以上各要素第一个字母拼合起来就是 SPEAKING。

言语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对每一个言语事件或言语行为，按上述构成要素，归纳出各民族的文化特征，然后从众多民族的文化特征归纳普遍规律。目前已归纳出大量特定地区、特定言语场景（仪式、电话交谈、推销员口头推销和特定言语行为表扬、道歉、侮辱）的文化特征。

美国的人类语言学家甘伯兹(John Gumperz)于 20 世纪 50 年代曾在印度实地调查 2 年，发表有关社会分层与语言差异的系列论文，指出语言运用与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有规律的联系。他认为语言的运用与社会、文化、民族等因素不断地相互作用，言语交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对它必须作动态的分析^①。

第三节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一、多人次抽样调查

在选定社会变项和语言变项之后，就要开始进行有目的的调查和收集语料的工作。社会语言学与传统方言学在调查、收集语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采用多人次抽样(sampling)调查法。抽样调查本来是社会学惯用的方法。抽样是按照随机的原则，在全部研究对象中抽取一部分进行调查，以达到认识全部研究对象的目的。抽样分为随机(probability)抽样和非随机(non-probability)抽样两种。

随机抽样可分四小类：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系统抽样。前三种随机抽样较适合社会语言学研究。

简单随机抽样又称纯随机抽样，即在全部研究对象中按随机的原则抽取一定数量的对象。可以用抽签的办法，也可以借助“随机数表”来抽取样本。特鲁杰在诺里奇调查社会方言，他的调查对象就是在选民登记册上随机抽样的。

分层抽样又称类型抽样，即根据研究的目的事先将全部研究对象划分

^①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成几个类型，然后在不同的类型或组别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如在一个小城镇居民中事先选定几个社会阶层：中产阶层、平民百姓、大学毕业生、小学毕业生等，然后分阶层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分层抽样又分等概率和不等概率两种。等概率是指在各组别中抽样的百分比是相等的，不等概率则是不相等的。例如中产阶层共有 100 人，抽取 10 人为样本，比率是 10%，平民百姓共有 5 000 人，抽取 50 人为样本，比率也是 10%，这就是等概率。如果平民百姓也只抽取 10 人为样本，比率则为 1%，那么就是不等概率。

整群抽样又称多阶段抽样，即先将全部研究对象划分为一个个群体，再在这些群体中随机抽取若干群体，抽取的群体中的全部对象即为样本。例如要调查广州话对上海青年人的可懂度，可以随机抽取一个上海籍学生组成的班级，全班的每一个学生即是一个样本。

非随机抽样又称非概率抽样或立意抽样，即根据调查者个人的主观经验或为工作方便，有选择地抽取样本。非随机抽样又可分为判断抽样、偶遇抽样和定额抽样三种。前两种较适合社会语言学研究。判断抽样即根据调查者主观判断来抽取典型的样本。例如要调查香港白领语码混合问题，可以从调查者的主观判断和工作方便出发，认定 50 个人作为样本。偶遇抽样是指调查人将在各种场合偶然遇见的人作为样本。如在某一个言语社区调查某一个语言变项，可以在咖啡馆、电影院门口、学校、商店等地方调查任意遇见的人。

一般说来，随机调查因为知道抽样的概率，可以利用统计技术来测试样本的资料是否可以代表全部研究对象，因此比非随机抽样更可靠、更科学。不过随机抽样比非随机抽样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二、快速隐秘调查法

其基本做法是：预先设计好问题表，在说话人不察觉的情况下，快速调查记录自然语料。实际上是被调查人在调查人有计划的诱导下，在预期的语境中，提供调查人所需要的自然语料。拉波夫在所著《纽约市百货公司 (r) 的社会分层》中对这个方法有说明，即调查人假装是顾客，在百货公司问被调查人“女鞋部在哪里？”得到的答复总是 *the fourth floor*。然后假装没听清楚，又问一遍：“对不起，在哪里？”得到的答复总是读音强调的 *the fourth floor*。于是调查人就走到说话人看不见的地方，把尾音 *r* 的实际读音记下来。他如法炮制，用了 6 个半小时成功地调查记录了 264 个人的语

料。快速隐秘法的特点是被调查人没有觉察被调查，这样调查出来的语料是最自然不过的。而不被觉察似乎也只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才有较大的可能。

三、定量分析

社会语言学注重定量研究和分析，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社会语言学要研究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的关系，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更能说明两者的相关性。用定量分析来研究相关性也是一般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社会语言学要求多人次地调查语言变体，调查所得的大量资料只有通过数量化、概率统计、定量分析，才能说明问题。定量分析可以用于社会语言学的许多课题，例如社会变项的数量化、语言变项的数量化、权数的设定和计算、语言态度的数量化、语言接近率的计算、语言竞争力的计算、词汇演变的计量说明等。用于不同课题的计算方法或计算公式也可能不同。下面以用于调查香港青年人日常用语的定量分析为例加以说明。先看“香港青年日常用语调查表”(表 1.3)。

表 1.3 香港青年日常用语调查表

调查人姓名	调查时间				
被调查人姓名	年龄	职业	性别	教育程度	
社会变项(语域)	粤 语	英 语	国 语	其 他	权 数
一、家庭					
1. 与配偶/朋友					1
2. 与子女					0.9
3. 与兄弟姐妹					0.8
4. 电视、电影					0.7
5. 与父母					0.6
6. 报纸杂志					0.5
7. 信件					0.4
8. 与邻居					0.3
合 计					
平均(百分比)					

(续表)

社会变项(语域)	粤 语	英 语	国 语	其 他	权 数
二、工作					
1. 与同事谈业务					1
2. 公务会议					0.9
3. 写工作报告					0.8
4. 与同事闲谈					0.7
5. 写便条					0.6
合 计					
平均(百分比)					
三、其他					
1. 购物					1
2. 酒楼餐厅					0.9
3. 流行歌曲					0.8
4. 政府部门					0.7
5. 电话公司等					0.6
6. 公共交通					0.5
7. 警察、保安					0.4
合 计					
平均(百分比)					
总计(平均)					

此表的左端是使用语言的场合 (domain) 即社会变项 分为三大类 家庭环境、工作环境和 其他环境。每一类又分若干变项, 以工作环境为例, 分为 5 个场合 (变项) 。不同的场合使用语言的时间或多寡也会不同。根据使用语言时间的多少, 将各个场合分成不同的级别。使用语言最多的场合级别定为 1 级 较多的为 2 级, 以此类推。在工作环境类的各场合中, 与同事谈业务应该是最经常的, 定为 1 级, 公务会议可能数天开一次 定为 2 级, 写

工作报告可能两周才写一次定为 3 级，工作期间闲谈是不允许的，每天只能偶尔为之，定为 4 级，写便条的机会就更少了，所以定为 5 级。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情况，这里是根据概率的原则分级。级别越高的给予的权数也越多，1 级为 1，2 级为 0.9，此后每级递减 0.1。

在每一个场合使用每一种语言，最多得分为 5 分，最低为 0 分。假定“与同事谈业务”用粤语得分为 4，那么 4 乘以权数 1，最后得分为 4，又如“与同事闲谈”用粤语得分为 5，那么 5 乘以权数 0.7，最后得分为 3.5。余以此类推。表中的“平均”是将各项合计化为百分比。表 1.4 是某一个说话人在工作场合使用语言调查量化的样本。量化的结果表明，此人在工作期间英语的使用率最高，达 52.3%，国语的使用率最低，仅 12.9%。如抽样调查 50 人，每人都必须如法炮制，最后将 50 人的数据综合统计，便可得出结论。

表 1.4 工作环境使用语言调查结果量化样本

二、工作	粤语	英语	国语	其他	权数
1. 与同事谈业务	3	2	1	0	1
2. 公务会议	1	4	0	0	0.9
3. 写工作报告	0	5	0	0	0.8
4. 与同事闲谈	4	1	0	0	0.7
5. 写便条	1	2	3	0	0.6
合计	7.3	11.5	2.8	0	
平均(百分比)	33.8%	52.3%	12.9%	0%	

四、社会网络的调查研究

一个人日常与哪些人打交道，与哪些人说话，通常有一定的对象或范围。例如某人的说话对象通常是家庭成员、朋友、邻居、同事、某个民间组织成员等。他与这些人就构成一个社会网络。一个网络可以与别的网络没有语言来往，或来往不多，也可以来往很密切。社会网络对一个人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演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儿童尤其如此。即使在大众传媒非常发达的当代社会，社会网络的影响力也是不容低估的。所以社